
于航：此房是我造

撰文 / 姚斯青

太平小镇近来不太平。

马掌柜抬头看看乌云聚合的天色，似乎嗅到了一丝不详的气息。镇上最大的一家客栈是老马所开的，还有银号，因此也算得上是个老于世故的精干人物了。刚刚有五条身影匆匆离开了他家的店面，那是近郊万竹山庄的赵管事并四名壮汉，他们正逐家询问着近来镇上有无出现陌生面孔。万竹山庄的曾老庄主是远近闻名的老善人，镇上建起义庄义塾都有他出的一份力，但他本人在镇上露面不多，事务大都由赵管事出面代劳，也有小道消息称他是退隐江湖的名家，因而家中奴仆皆有些功夫在身。数日之前，山庄被外敌侵入且还发生了命案，似有重宝丢失。说到嫌疑，老马想到了两个月前住过店的一个年轻人，不像是日常往来的那些商贾贩夫，虽然笑声爽朗却戒备心很强，探问不出来历，只说是偶然游历至此。此人盘桓约一周时间就不知去向，期间也如血气旺盛的青壮男子般眠花宿柳，但眉目间有种狂气颇为特别。许是为此，本地花魁在二巡酒后就折腰倾倒了，不像往常一样施展出那许多推拉揉捏的勾魂伎俩。

数日之前，赵管事正面色凝重地站在万竹山庄的后园中，查看凶手留下的痕迹。园中利用青竹与假山石布下的阵法已破，一颗血淋淋的硕大头颅挂在太湖石上，正是看守秘库入口的那个力大无穷的昆仑奴，切口齐整。血迹一路泼洒至湖畔，黑黝黝的无头身躯被捞起后被放在草丛上，正等待和头颅缝合后一起安葬。尸体上几乎没有伤痕，可见是一刀毙命，这悬示头颅的做法被视为挑衅，密库中所藏的家传名剑自然也是保不住的。此等大事马上被禀报给老庄主曾豪，赵管事有点犹豫地低声问他，是否是仇家或仇家的后人找上门了。曾豪沉重地摇摇头，说他一生对敌也少见如此快刀，折了一个阿力也罢，其他人竟对这闯入毫无知觉，可见此人轻功不低，且破阵手法准确，是个高手。没有滥杀但取走了剑，也许是早有盗宝图谋，也许是激将我等去寻，还是不要贸然猜疑，四处查看看看。一是问镇上最近出现过什么新面孔，二是问江湖上最近有无类似的宝物遗失。三是立刻请鬼箫大人再来此布防，行追踪之术。

就在赵管事领命而去的这两周内，确实收集了不少信息。近半年有不少门派都发生窃案，也有死伤，只是遗失的情况也如万竹山庄般是失去了与门派传承有象征意义的奇兵利刃，生怕传扬出去有失颜面，所以大家皆是隐而不发地查探。天音阁据说丢了一张能发射暗器的古琴，海龙帮帮主的一双大锤也消失无踪……最出奇的还是蓬莱岛主两只脚底的皮被剥走，据说那上面标注着附近海域上的多个藏宝洞。如今线索汇聚，目击者们描述的那人装束模样大差不差，画出像来，果然是马掌柜之前怀疑过的那小子。于是这些个丢了东西的人家结成松散的消息网络，寻访的人力和范围都得到加强，终于找到了妙有山上的一个洞穴里。

这个半天然洞穴有开凿和居住过的痕迹，巨大的钟乳石柱形腾地而立如云霞变化，有些还生长出如同珊瑚般的一簇簇小枝桠，上头似乎有些涂抹痕迹，在四壁油灯的映照下彩光闪闪。洞穴内里又分化出几个房间和几条岔道，端是很妙的栖息地，也不知道那小子是怎么找到的地方。不过，之前各家都怕别家捷足先登报了仇又吞墨了自己东西，早立下规矩，非得等人手纷纷到齐才能进洞。结果等他们破除种种关卡进入“厅堂”，那小子早就顺着某一路的地下河道开溜了，只留下一地无意收拾的“罪证”。

曾豪老庄主在里头一眼看到自己家那口流传几代人的宝剑，锋刃被弃在一旁，森森地闪着光，急忙欲哭无泪地捡拾起来，郑重地放入木匣中，它的剑柄依旧不知去向。其他数家也莫不如此，几乎认不全自家宝物的本来面貌。红衣大师有一嘎布拉碗中盛放了紫河虫炼出的颜料，发出阵阵腥臭，抬头看洞壁上果然留下一些奔放酣畅的线条，相互交缠，辨认不出是什么形象，只是犹如剑式刀法一样地左来右往，似乎在参详着什么功法，看得人血脉澎湃。时而刚柔变幻，恍若老树开花；时而危势如垒，直如天平将倾，众人心下都已明了，这年轻人不知师承何处，但似乎擅采众家精华、欲成一家面目，不可小觑。天音阁派出的两名娇柔的女弟子，却已急得恨恨地发出啜泣声，无暇四顾，一边拿出个白绫暗八仙纹的琴囊收拾起来。那架古琴拆得七零八落，可谓死无全尸，似乎那神秘刀客感兴趣的只是发动暗器的机关窍门。追，快追！看到自己门派所供奉的宝物变成这样，一大伙人不由得都怒急攻心，只想尽快找到这小子。奈何这洞穴大如迷宫，他们只得兵分几路而行，互相约定谁先遇见仇敌就发射一枚信号弹。

几日后的夜晚，曾豪所在的小队终于在一处瀑布边上，与这仇敌面对面地相见了。“小子，还我剑柄！”老人悲愤的怒吼中气十足，显出不凡的内力。赵管事已经展开了一柄铁扇，正待攻去。那两个天音阁的也纷纷抽出对阵的武器吹动起来，两管碧绿的玉箫如诉如怨，渐渐地草丛里簌簌作响，聚集起不少毒虫。只见那年轻人本来是架着火堆在烤鱼吃，似乎早就料到会有一战，抽刀就顺势挑起几枚火星，灭了向他袭来的几条长虫，另一下直砍向那两个女子持箫的手。实在太快了，谁也没看清他如何拔刀的。两人闪避不及，在玉箫即将落地之时，赵管事的铁扇向前一格，和年轻人的刀碰在一起，发出金属碰撞之声，他不由得往后推了一步，铁扇骨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豁口。一旁的曾豪见势不妙，下盘一沉而后发力，一掌拍来用上六成力道…没想到这时候青年人却扭身避过，往后一跃左手就伸入灌木丛一拉，兀地向曾豪射去六个大小如骰子的红色物体，一下子封住了他掌力的各个方位。原来还有暗招，曾豪暗到一声不好，“小心有毒！”他一边扭头护住口鼻处，一边不忘提醒同伴。那六枚小玩意已“啪”地嵌入他身后的一棵大树上，形成六角形，震得枝叶摇动。赵管事小心翼翼地看了看，是六枚雕刻而成的木头红色小花，材质却坚于铸铁，难不成……他瞥了眼老主人的脸色，已经确认这小花正是由传家宝剑的剑柄制成。哈哈，那年轻人却忽然爆发出一阵恶作剧得逞式的爽朗笑声，一边借由刀尖在地上的一点之力向后翻去，直坠入瀑布之间了。众人急忙向前冲，却抓不到他的一丝衣角。“再看看我那弹弓，鱼就赏你们了”，黑暗中传来了他最后的呼声，便被瀑布的水流喧嚣所淹没。天音阁的在灌木丛里找到了发射暗器的丝弦，正是从那古琴上较下的。众人皆讶然而木然，费了如此大的功夫劫宝，人人以为这古怪的小子定设有大阴谋，没想到最后却是玩笑般地又消解了。这真是古怪之上的古怪，难以言说…他们费尽心机人力所取回的失物，也都面目全非了。

次日，他们仍然派了一大帮人去瀑布下游寻找那年轻人的尸体，却是杳无踪迹。也不知道他是死了还是逃了。心思缜密如曾豪者，每每拿出那六枚小红花看了又看，脸上表情似哭似笑，还是不能死心，于是派了几个人在山洞里住下，定时传送消息，以为守株待兔之计。直至有一日，赵管事没接到飞鸽传信，派人去看，那几个看守者和洞里的一应器具都凭空消失了。只有江湖上还不时传来不太平的传言，又有哪家的秘宝不见了。